



被遗忘的阿富汗女学生：无学可上，有家难回

”

阿富汗律师法蒂娜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塔利班对女性的限制是“不公正、不符合伊斯兰教和不道德的”。她指出，塔利班施加的限制并非基于对伊斯兰法律的主流解释，而是该组织自己极端保守和僵化的观点。



数月来，为躲避塔利班的滋扰和追捕，哈西娜一直在喀布尔秘密地生活。她将社交媒体加密，更换手机号码，远离家人，独自居住在一处安全的住所里。

31岁的哈西娜本是喀布尔科技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梦想成为城市规划师。但现在，学业和梦想都支离破碎。一年多前阿富汗塔利班在重掌政权时承诺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内保障妇女的权利，但如今看来只是空谈：保护女子免遭暴力的妇女事务部被裁撤，女性就业率下降21%，大学和中学对女性紧闭大门……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哈西娜加入了抗议者的队伍。这些在街头要求与塔利班对话的面孔，清一色是女性。她们控诉的不仅是妇女在阿富汗被日益边缘化的现实，也有在全国弥漫的贫穷与饥饿。

但她们也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不断有女性被捕或者不知所踪……我也被塔利班记录在案了。现在，大多数抗议者都找了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在阿富汗律师法蒂娜（化名）的帮助下，哈西娜通过网络电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所有的梦想，都变成了零”

在走上街头抗议之前，哈西娜是一名专注学业、刻苦努力的大学生。在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期间，她一边上课一边勤工俭学。

由于父亲失业无法在经济上提供支持，很长时间内，哈西娜做四份家教，一周工作七天，这样每个月能获得300美元的报酬。她经常在天光未亮时起床，六点半赶到学生家里教授数学，然后去学校，上八点钟开始的专业课。傍晚下课后，她继续家教工作。回家后，她学习到深夜。

哈西娜就读的建筑工程管理硕士班，一共有59人，其中9

人是女性。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大学停课数周，直到高等教育部出台新的规定。大学重新开放后，女性在进入学校前，要接受着装检查，没有正确佩戴头巾者不得入内。为了避免异性之间接触，男学生和女学生的上课时间被错开。按照新规，女学生只能由女教师授课，但由于哈西娜所在的院系没有女教师，所以依然由男教师为她们授课。课堂上，老师与学生只能进行有限的交流，下课后学生也必须立即离开大学。

“我们遵循他们的所有指示，因为我们只是想学习。”哈西娜说，“但他们还是找到借口把我们赶出校园。”

2022年12月20日，哈西娜通过社交媒体得知塔利班禁止女性上大学时，正在家中准备期末考试。她和朋友们去学校核实这个消息，但荷枪实弹的塔利班士兵堵在校门口，将女性拒之门外。

根据塔利班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的说法，禁止女性上大学是因为女学生未能遵守性别隔离和着装规定。

整整四天，不知所措的哈西娜以泪洗面。“为了来到这里，我走得很辛苦。但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我所有的梦想，都变成了零。”

哈西娜的求学之路充满坎坷。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权，哈西娜的父亲因为曾任人民党军官，被塔利班视为敌人，觉得留在阿富汗已不安全，便携家带口流亡伊朗。哈西娜和姐姐们很快到了上学的年纪，但由于身份限制，她们只能在难民学校接受有限的教育。不过，哈西娜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任何年龄段的女性上学，理由是安全状况不佳且没有资金开办女子学校。

自1979年苏阿战争打响后，拥有共同文化纽带和语言传统的伊朗一直是上百万阿富汗流离失

所者的避风港。但人数众多的阿富汗难民逐渐成为伊朗的“经济包袱”，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哈西娜升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伊朗注销了她们姐妹的难民身份，无法继续学业。“那时候我特别用功。不能上学我很难过，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哈西娜回忆说。为了孩子们能继续接受教育，哈西娜的父母决定返回阿富汗。

彼时距离塔利班政权土崩瓦解已经过去一年。成千上万名女孩重返学校。女性开始和男性一起走入大学校园，进入职场，并在国会和政府中任职。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到2018年，共有超过360万女孩入学，约占当时阿富汗总人口的10%，其中进入小学的超过250万，进入中学的超过100万。接受中学教育的女生人数增加尤为显著，2003年女性入学率为6%，到了2018年这一数据已接近40%。

而根据阿富汗高等教育部统计，2003年只有1000名女孩参加高考，这一数字在2013年已经跃升至78000人。

阿富汗前女性议员扎基娅·努里向媒体指出，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女性仍是社会的少数。受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影响，“在大多数地区，甚至在一些大城市，往往是家庭不允许年轻女孩去上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引2016年至2017年阿富汗生活条件调查报告指出，在塔利班掌权之前，阿富汗有370万失学儿童，其中女童占60%。一些阿富汗家庭认为女孩上学不合适或有风险，或者在她们进入青春期时让她们退出教育。性骚扰威胁、宗教信仰和经济考虑，都是影响女孩接受教育的主要因素。

哈西娜姐妹到世俗学校上学，就在部族中遭遇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青春期的女孩应该留在家里，以确保她们的纯洁。“很

幸运的是，我拥有开明的家人。”顶着压力，哈西娜的父亲继续支持她们上学。不过，由于父亲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从一年级重新念起的哈西娜和姐妹们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做零工补贴家用。

哈西娜试图向亲戚们证明，一个女性能做的事远不止做家务。“我放弃了一切娱乐，只为了有更多时间读书。”她最终考取了大学，并且在2021年继续攻读研究生。

“我希望我的城市是美丽、干净、有秩序的。”哈西娜的心里装着把贫民窟集中地变成宜居之城的梦想，选择了和建筑工程相关的专业。但现如今，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毕业，更不用说工作了。

“教授试图通过网络课程继续为我们提供教育。但是由于塔利班的警告，这项提议也不了了之。”哈西娜说。在无学可上的这段日子里，扎进手头的几册教科书几乎是她缓解痛苦的唯一手段。她也坦言，无法像以往那般专注，“好像在笼子里，你总是会去想，我的出路在哪里”。

“面包、教育、工作”

对于自己的教育权遭到剥夺，哈西娜作出回应：重返喀布尔街头抗议。

20余名年轻女性与哈西娜在大学外一起游行，呼吁塔利班撤销女性大学禁令。一部分人遵循塔利班的规定穿上从头遮盖到脚的罩袍，一部分人只是戴着头巾。

没过多久，一辆尾随在队伍后的汽车就开始鸣笛。紧接着，持枪的塔利班士兵下车冲散了示威的队伍。哈西娜的手机被一名士兵抢走，删除了所有记录集会的视频和照片。一些女性继续高喊口号，几声枪响后，人群中发出一阵惊恐的尖叫。

“他们朝天开枪。”哈西娜回忆说，“有一些女孩被带走，但我设法逃脱了。”

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乱，阿富汗是世界上 youngest 的国家之一，63%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这意味着大多数阿富汗人对塔利班第一次掌权时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没有印象。2021年9月，塔利班重掌政权不到一个月后，就开始对女性实施限制性的措施。除了大学被要求实施性别隔离和着装规范，越来越多的城镇传来女性被禁止单独出门、不能上学的消息。内阁之中也没有女性的面孔。这是一个危险的预告。

下转 07 版